

唐宮十二朝演義

許嘯天先生著



上海新華書局發行

中華民國十六年六月印刷
中華民國十七年六月出版
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廿版

唐宮二十朝演義

編輯者

許嘯天

繪圖者

丁雲先

總評者

包天笑

印刷兼出版者

新華書局

不 准 翻 印
版 權 所 有

總發行所 上海

四馬路
麥家園

新華書局

分發行所 全國各省各鎮各大書局

唐宮二十朝演義

許嘯天著
許慕義評

第八十四回 急色兒好色取辱 薄命婦安命作丐

王珠小姐到此時，百折柔腸，寸寸欲斷。士會見了如此美人，如何肯捨，便連連的追問。祇聽王珠嘆一口氣說道：相公已太晚了！俺當日原是好的一位千金閨女，莫說人家羨慕，便是俺自己也看得十分尊貴的。如今不但成了殘花敗柳，且已成了一個薄命的棄婦，誰也瞧我不起了。莫說別人，便是俺哥哥，從前要勸俺進宮去的時候，便對着俺妹妹長妹妹短的哄着俺；如今見俺出宮來了，便也把俺丟在腦後不理不睬了。如今誰來親近我的，便也得不到好處。士會聽了，便說道：我也不問好處不好處，我祇覺小姐可愛；我愛小姐，也不是從今天起頭兒了。當時祇因小姐是一位黃花閨女，我又有一位妻房在着；如今我妻子已死了，小姐又不幸出宮來，飄零一身，我不憐惜小姐，還有誰憐惜小姐呢？我不找小姐去做一個終身的伴兒，却去找誰呢？王珠小姐說道：你可知道俺出宮的時候，萬歲爺傳旨，不許俺再嫁與仕宦之家，祇許拿俺去配給軍校；你若娶俺去做，你便

要拋撇了前程，你可捨的麼？士會便指天誓日的說道：俺若得小姐爲妻，莫說丟了冠帶，便窮餓而死，也不悔恨的！王珠小姐聽了，士會如此一番深情的話，不覺嫣然一笑道：郎君可真心的麼？士會撲的跪倒在地，又拉王珠小姐並肩兒跪下；一邊叩頭，一邊說道：蒼天在上，俺元士會今日情願棄官娶王珠小姐爲繼室，終身不相捐棄；若有食言之處，願遭天災而亡。王珠小姐聽了，忙伸手去握住元士會的嘴；兩人相視一笑，手攙着手兒，齊身立起。王珠笑說道：若得郎君如此多情，真薄命人之幸也！一句話不會說完，祇聽得外面一人呵呵的笑着進來，口中說道：若得賢弟如此多情，真吾妹之幸也！王珠小姐早已看見，認得是他哥哥回來了；便啐了一聲，一轉身和驚鴻似的逃出屋子去了。這裏元士會和王承昇二人，說定了婚姻之事；元士會真的立刻把冠帶脫卸下來，交給王承昇，求他代奏皇上，掛冠歸去。這裏王承昇念在同胞兄妹份上，便設了一席筵宴，替元士會夫婦二人餞別。王承昇家中，原也富有，便拿了許多珍寶贈別。元士會家鄉在鄭州地方，還有幾畝薄田房屋；夫妻二人，便雙雙回鄭州家鄉去住着，夫妻二人十分恩愛，朝彈一曲，暮下一局，却也十分清閒。這鄭州原是一個小地方，那元士會的左右鄰居，盡是貧家小戶，見這元士會夫婦二人，忽然衣錦

榮歸，便人人看得眼紅。又打聽得這位新夫人，曾經當今萬歲爺冊立過貴妃的，引動得衆人一傳十，十傳百，那班鄉村婦女，把個元夫人，當做天仙一般看待，個個上門來拜見。那王珠小姐，自從嫁得了元士會，便終日和顏悅色，笑逐顏開，再不如從前在宮中一般的愁眉淚眼了。因此那班村婦，天天和他來纏擾，他也樂於和他們周旋，覺得和鄉村婦女周旋着，却另有一種趣味。却不知道便在這裏邊，惹出禍水來了。那班鄉女，去見了元夫人出來，便四處傳說這位夫人的美貌，真是天上少見，地下無有的。這話傳在一位姓褚的士子耳中，這褚官人，仗着他父親在京中吏部爲官，便在家鄉地方，橫行不法起來，霸佔田土，魚肉鄉民，却無惡不作。他有一樣最壞的毛病，便愛姦污良家女子；他仗着鄭州刺史是他父親的門下，諸事自有刺史袒護他，因此終日在街頭巷尾，尋花覓柳。這日，聽他鄰家一個少婦去見了元夫人出來，傳說元夫人如何美貌，又說元夫人原是進宮去，經當今萬歲爺冊立過他做過貴妃的，如今私從宮中逃出來，却和這位元相公拘搭上了；一個丟了冠帶，一個瞞了天子，帶着百萬家財，私逃回鄉間來。這幾句話，直攢進褚官人耳中去了。他第二天，把衣帽穿戴得周全，竟老着臉皮擠在那班村婦隊中，到元府上去要見那位元夫人；那元府上的

僕役，見他是一個男子，如何肯放他進門去，早被衆人吆喝着，驅逐出大門來。這褚官人見不到這元夫人的面，便早夜眠食不安。他鄰家那個少婦，原和他結識下私情的，這時他便和少婦商量，要借那少婦的衣裙，假扮做一個婦人，混進元府去。見了元夫人，施展他勾引的手段，和美人兒親近一回，便死也情願！又說：想他私奔着元相公，逃出京來的人，決不是什麼三貞九烈的婦人。那鄰家婦人起初聽他說要去勾引那元夫人，怕丟了他的一段恩情，如何肯放褚官人去；後來再三分說，這元夫人從宮中私逃出來，必廣有金銀珍寶，如能勾搭上手，覷便偷了他的金銀珍寶出來，儘夠你我兩人一世的享用了。這鄰家少婦聽了這番話，纔歡喜起來，便把自己的衣裙，揀一套漂亮的，與褚官人穿着，又替他梳一個雲髻，施了脂粉，貼了翠鈿。這褚官人原也長得傳粉何郎似的，眉眼兒十分清秀，所以那鄰家少婦捧着他和寶貝一般，不肯放手。那少婦有一個小姑，也是不守婦道的人；他也看中了這褚官人多日了，祇因自己面貌醜陋，褚官人也不愛他，他眼看着嫂嫂房中藏着一個野男人，悶着一肚子乾醋，祇因懼怕褚官人的勢力，不敢在外面聲張出來。如今見褚官人喬扮着女娘們，要混進元府去，勾引元夫人；他想這報讎的機會到了，他躲在嫂嫂隔房，聽得清清

楚楚，當時他便搶先一步，趕到元府上去，向那看守門口的奴僕，悄悄的訴說了一番。那班奴僕，跟着他主人在京中，耀武揚威慣了的，都不是肯省事的人。當時聽那小姑來告訴了，都當作一件好玩的。大家說道：俺們俟這淫棍來時，剝得他赤條條，給他一頓老拳，這纔知俺元府太爺的利害呢。說話之間，又有三五個鄉婦人，手中提籃捧盒的；有的送水菓來的，有的送蔬菜來的，都說要求見一見元夫人。那門丁因今天準備打褚官人，便把那班鄉婦，一齊回絕了出去。停了一回，果然見一個頗長婦人，扭扭捏捏的行來；那小姑這時還未走，見了，便隱在壁角裏，向那門丁努嘴兒。那班奴僕一聲吆喝，便一擁上去，七手八腳的一陣亂扯，把那婦人身上的衣裙扯成蝴蝶兒一般，片片飛散，頓時赤條條的露出男子身體來；大家齊罵一聲臭囚囊，拳腳交下，那褚官人見不是路，便兩手捧着肚子，拔腳飛逃。饒你逃得快，那身上臉上，已着了十多拳，頓時青腫起來。褚官人也顧不得了，祇低着頭向家中逃去。他妻子見丈夫竟赤條條的向外面逃來，便十分驚詫。忙問時，褚官人也不說話，祇向牀上一倒，他被元府一個家人，踢傷了肚子；這一睡倒，忙請大夫治傷，足足醫治了一個多月，纔能勉強起牀。這一口怨氣，他如何忍的；便跑到鄭州刺史衙門裏去告密，說元士會誘逃

宮眷。這個罪名，何等重大？那鄭州刺史三年不得陞官，正要找一件事立功；聽了褚官人的話，正是富貴尋人，如何不認真辦去？他便調齊通班軍役，候到半夜時分，一聲吆喝，打進元府去；不問情由，便把元士會夫婦，二人雙雙擒住，細綁起來，打入囚籠，帶回衙門去。可憐那元夫人，是一個千嬌百媚的美人兒，如何經得這陣仗兒？早已縮在囚籠裏，哭得和淚人兒一般。元士會看了，雖是萬分心痛，但也是無法可想；那位刺史官，捉住了士會夫婦二人，回衙去，也不審問。第二天，一匹馬親自押着上路。曉行夜宿，逕向京師行來。幸得鄭州地方，離京師還不十分遠；不消半個月工夫，已到了京師。那刺史官把士會夫婦二人直送到吏部大堂，那班堂官，原都認識元士會的；祇是他娶了王承昇的妹妹爲繼室，這是秘密的事，衆人都不及知道。王承昇的妹妹，是經當朝萬歲爺冊立過爲貴妃的；如今元士會竟大膽娶爲妻子，這欺君犯上的罪，衆人都替他捏一把汗。大家商議，看在同僚面上，便去把王承昇請來會議。那元夫人見了他哥哥，祇是啼哭；深怨那鄭州刺史多事。王承昇祇得看在兄妹的情分上，替元士會做一個和事老，送了一筆程儀，打發鄭州刺史回去；又把士會夫妻二人帶回家去。那元夫人在路上，經過了這一番風霜跋涉，他這嬌怯怯的身軀，早不覺大病起

來。士會和他夫人是十分恩愛的，便躲在王府上，調理湯藥；自己是掛冠歸去的人了，便不敢出頭露面。倘吃人知道，他依舊逗留在京師，告到上官，又是一個欺君的罪名。好不容易，盼到夫人病體痊愈了，王承昇打發盤川，送他夫婦回鄭州去。誰知天下的事，禍不單行，福無雙至；那鄭州元士會府中，祇因士會不在家，一天深夜，打進來一羣強人，把府中所有值錢的珍寶，打劫得乾乾淨淨。還殺死了兩個家人。這椿盜案命案，至今也還沒有一個着落。這也不用說了，這顯然是那褚官人做下的事。那褚官人原答應那鄰家少婦，把元夫人的金銀珍寶騙出來，和他過着日子的；如今覷着元士會犯了官司，押解進京去，這正是他下手的好機會。褚官人原結識下當地一班無賴光棍，慣做殺人放火事體的；褚官人祇須化幾文小錢，招集了一班狐羣狗黨，乘着黑夜，趕到元府上去，打破大門，見人便殺，見物便搶。那看守府第的男女僕人，早嚇得屁滾尿流，四散奔逃。還有誰肯去替主人保守財物？不消一個更次，早把元府上的細軟財物，擄得乾乾淨淨，好似水洗過一般。待那防守官兵得到風聲趕來時，早已溜得無影無踪。褚官人宅子後面，原是臨河的；那班強人，劫了財物，滿滿的裝了一船，悄悄的運進了褚家後門，在藏糧食的地窖子裏，平分了贓物。內中獨樂死了那

個鄰家淫婦，褚官人給了他許多珍寶首飾。這件事他們做得十分秘密，連褚官人的妻子也睡在鼓中。祇可憐元士會，因得了這位美人，鬧得家破人亡，受盡驚慌，歷盡磨折，把元士會歷年積蓄下來的官俸，和他夫人的閨房私蓄，都被此次褚官人搶得乾乾淨淨。從此他兩夫婦在家度日，也難起來。所有舊日奴僕，見主人失了勢，也都星散了。可憐元夫人身傍，祇留下一個小丫頭；一切家務烹調的雜事，少不得要元夫人親自動手，把一個脂粉美人，頓時弄得亂頭粗服，憔悴可憐。元士會也是自幼兒享福慣的，見如今家計零落，他心愛的夫人，井臼辛勞，也祇有在一傍嘆氣的分兒。這也是元夫人命宮中犯了磨蝎，他在廚下炊飯，祇因身體十分疲倦，草草收拾，便伴他丈夫就寢；在不知不覺中，留下了火種，捱到夜深時候，那廚下火星暴發，頓時轟轟烈烈，把全個府第，好似拋在洪爐中一般。元士會從夢中驚醒，祇見滿室通紅，那千百條火舌，齊向他臥房中撲來。他也不及照顧衣物，祇翻身把並頭睡着的夫人向腋下一挾，單衣赤足，向窗戶中跳出去。回頭看時，那臥房已全被火燄包圍了。他夫人身上，祇穿了一件小紅襖兒；寒夜北風，甚是難禁。祇聽他夫人一聲哭一聲喚着，元士會沒奈何，鼓着勇氣，再衝進屋子去；在下屋子裏，拾得了幾件破裙襖兒，拿來與他

夫人穿上；暫時抵敵了寒威。這時早已哄動了左鄰右舍，人頭擁擠，有帮着救火的，有帮着叫喊的。這一場火，直燒到天色微明；把一座高大府第，燒成白地。元夫人想想自己苦命，又連累了丈夫受這災難，便不禁望着那火燒場，嗚咽痛哭。元士會祇顧解勸他夫人的悲哀，却把自己的悲哀反忘去了。那一班閒人，祇圍定了他夫妻二人；也有拍着手打哈哈的，也有說着俏皮話的，却沒有一個人可憐他的，更沒有一個人招呼他到屋中去坐坐的。元士會看他妻子柔腰纖足，站立多時，知道他腰酸足痛，心中萬分憐惜；便扶着他夫人向左右鄰家去，求他們暫時收留，討一盃水，給他夫人潤潤喉兒，借一個椅兒給他夫人息息力兒。誰知他二人走到東，東家不理，走到西，西家不睬。說他二人是晦氣鬼，沒得把他的晦氣帶進門來。他們走遍了鄰里，從前鄰舍人家，搶着和看天仙一般，找上門去求着要看這位元夫人的，如今元夫人親自送上門來，給他們看，他們都好似見了鬼一般，把門兒關得緊騰騰的，連聲息也沒有。元士會沒奈何，扶着他夫人慢慢的走到那離市街十里遠地方的一座破廟裏。夫妻二人，雙雙在神座下席地坐着；一位朝廷名官，一位也是官家小姐，如今弄成這樣的下場頭，豈不可憐？士會怔怔的坐了半天，纔想起他此處有一位八拜至交姓吳的。

朋友士會興盛的時候，那姓吳的也得他許多好處。如今聽說他甚是得意，何不向他去借貸幾文，充作進京去的路費，找到了他內兄王承昇，再從長計議。當下把這個意思，對他夫人說知。可憐他夫人，自出娘胎，從不曾孤悽悽一人住在屋子裏的，何況是在這荒僻冷靜的破廟裏。元士會便替他，把兩扇破廟門關起，搬了一塊石頭，拄着大門，又安慰了他夫人許多話；從那廟的後門出去，元夫人親自去把那後門關閉上，獨自一人，危坐在神座前候着。他心驚膽戰，從辰時直候到午牌時分，還不見他丈夫回來；把個元夫人急得在神座前掩面痛哭，這一哭，把他滿腹的憂愁心事，都勾引起來了，直哭得淚枯腸斷。正嗚咽時候，他丈夫在外面打着後門，元夫人去開了進來，那士會祇是嘆氣。元夫人連連問：可能借得銀錢麼？士會道：這狗賊，他見我失了勢，連見也不見我，祇令他家僕役送了一兩銀子出來；我賭氣丟下銀子出來，一連走了四家，都推說沒有力量幫助。到最後，俺實在無法可想了，去找一個新結識的朋友；倒還是那新朋友，拿出十兩銀子來。士會說着，便把這銀子托在手中。這元夫人在家中的時候，原是看慣金銀的，後來選入宮去，立爲貴妃，更是看慣了堆天積地的金銀；到如今山窮水盡的時候，可憐他見了這十兩銀子，不由得和寶貝一般看待。

當下他夫婦二人，僱了長行車馬，趕進京去；誰知到王府上一打聽，那王承昇已去世了一個多月，祇因元夫人不肯安居在宮中做貴妃，使他母家的人，不得倚勢發跡。如今王承昇死了，那王夫人却把個元夫人恨入骨髓，因此哥哥死了，也不會去通報妹妹。王夫人因丈夫死了，久住在京師地方，也沒有什麼意思，便把一家細軟，和奴僕子女，一齊搬出京城，回家鄉住去。把京師地方的房屋，賣給了刑部堂官喬琳。這喬琳和元士會素昧平生，兩人相見了，問起王承昇夫人的來踪去跡，那喬琳一口回絕他不知道。這次元士會夫婦二人，到京師地方來，撲了一個空，真是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回家既無盤費，又無財產，留在京師，也處處招人白眼，官家原是最勢利的地方，如今見元士會失了勢，還有誰肯去招呼他？又因元士會私娶了宮中的退妃，吃萬歲爺知道了，還有罪名；因此元士會夫婦二人，在京師地方，逗留不住，兩口子竟落在乞丐隊中，向外州外縣叫化度日。這正合着德宗皇帝所說的窮相女子，注定寒乞，將來必不能安享富貴的這句話了。這時德宗在位，朝廷中罷楊炎的相位，用右僕射侯希逸爲司空，前永平軍節度使張鎰爲中書侍郎，同平章事。希逸不久便死，張鎰性情迂緩，祇知考察煩瑣，一點沒有宰相的氣度。祇有盧杞，他仗着德宗寵任，在位

日久，便乘機攬權，侵軋同僚。當時楊炎權在己上，諸事不便，便決計要排去楊炎。杞府中有一謀士，便想了一條栽害楊炎的計策，擬了一本奏章，楊炎新立的家廟，靠近曲江離宮；這地方在開元年間，有蕭嵩欲立私祠，玄宗因望其地有王者氣象，便不許蕭嵩之請。如今楊炎膽敢違背祖訓，立家祠於其上，是楊炎顯有謀篡的異志。這奏章一遞上去，果然不出那謀士所料，德宗看了，不覺大怒，立降楊炎官階爲崖州司馬，遣派八個禁兵，押送前去。盧杞用了些銀錢，叮囑那禁兵，在半途上把楊炎縊死。德宗去了楊炎，認盧杞是好人，便拜他爲丞相。獨有郭子儀在軍中，得了這消息，嘆着氣道：此人得志，吾子孫真無遺類了！時在建中二年六月，郭子儀得病回京，滿朝文武，齊往大將軍府中探問病情，盧杞也來候病。郭子儀原是一位風流福將，他平日在軍中，隨帶姬妾甚多，且都是美貌的；每遇子儀見客，那姬妾也便侍立在傍，毫無羞縮之態。遇到常相見的賓客，那姬妾們也夾在裏面歌唱談笑，毫不避忌；惟有此時一聽中軍官報說盧丞相到，便先令房中姬妾悉數避去，然後延盧丞相進見。待盧杞去後，有人問郭子儀：是何用意？子儀說道：盧杞貌惡心險，若爲婦人見之，必致駭笑；盧杞多疑，徒招怨恨。我正恐子孫受其禍害，如何反自召嫌隙呢？諸賓客都佩服郭子儀的

見識深遠。但此次郭子儀抱病回京，病勢却一天沉重似一天；德宗是十分敬重元老的，便打發皇帝從子舒王謨，資聖旨省問郭子儀疾病。這時郭子儀病倒在牀，不能起坐，祇在牀上叩頭謝恩；那舒王轉身出去，郭子儀便死了。年已八十五歲。德宗皇帝得了喪報，甚是悲傷，停止坐朝，下詔令羣臣赴郭府唁弔，喪費全由朝廷支付，追贈太師，配享代宗廟堂。子儀久爲上將，平日爲人謙和，更是忠心耿耿，當時朝中無論忠奸，一聞子儀名字，沒有不敬重的。田承嗣是當時第一有威權的大臣了，子儀嘗使人到魏州去，田承嗣聽說郭子儀使至，便不覺向西下拜。當時對那使者說道：我不向人屈膝已多年矣，今當爲汾陽王下拜。郭子儀的威德，有叫人如此敬重的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美人之色，如男子之財，處處啓人覬覦，而處處受其連累；此自古紅顏之所以薄命也。如此元夫人者，與夫君衣錦還鄉，白頭偕老，豈非天地間第一美事？忽而遇此褚氏荒愴，因覬覦夫人之色，而起此絕大風波，卒因之家破人亡，潦倒終身，色之有害於美人也有如此。

自來美人如才子，才子不事家人生產，而美人亦往往不善理家人生產。元氏夫婦之所以流

爲乞丐，固由於褚子之陷害，而一雙美人名士之天真爛漫，不事煩俗，亦可想而知之。士會夫婦，一經火災以後，鄰人視爲穢物；一種勢利態度，與前之爭見元夫人，兩兩相較，炎涼畢露。至元夫人破廟獨坐，一種膽怯淒涼之景，寫來歷歷如繪，鐵石人當亦爲之下淚。

第八十五回 亂宮眷朱泚變節 擊奸臣秀實盡忠

當時有李靈曜，佔據汴州城池造反，不問公私各物，一概截留。郭子儀有私宅，置在汴州，宅中器物，却絲毫不敢損壞；又遣兵士護送汾陽王器物出境。德宗時候，郭子儀以一身保持天下安危，垂二十年。校中書考二十四次，家中子弟多至三千人。八子七壻，均爲高官。諸孫數十人，朝夕到郭子儀室中問安；子儀因子孫太多，不能一一認辯，祇略略點頭含笑罷了。當時傳下一件故事：當初郭子儀從華州原籍從軍到塞外去，因進京去催取軍餉，回至銀州地方；這一天正是七月七夕，忽然風起走石，月色無光。子儀在馬上，不能分辨道路，便在路傍找得一所空屋，席地而宿。正在朦朧入睡的時候，忽見四壁紅光齊發，光從屋外射入；子儀大驚，出至庭心中看時，祇見一輛七寶雲車，從空中冉冉而降。車中坐一美女，端莊美麗，仙骨不凡；子儀心中忽然覺悟，忙拜倒在地，祝道：今日是七

月七夕，想降者必是織女星官。願賜長壽富貴。祇見那仙女嫣然一笑道：大富貴，亦壽考！他話說完，雲光復合，彩輿徐昇。女仙尚在輿中，低鬟笑視子儀。後來郭子儀果然合了女仙之言，大富大貴，又得長壽。當時史官稱他權傾天下，朝不加忌，功高一世，主不加疑，侈窮人欲，議不加貶，真是福德兼全，生榮死哀的了。自郭子儀一死以後，唐室天下從此多事。有李寶臣據成德軍，擾亂十九年而滅；又有田悅之亂，朱滔之亂。當朝大臣，不但不知改過，且暴虐百姓，日甚一日。德宗皇帝授李懷光爲朔方節度使，令領北方健兒，征討田悅，又拒朱滔；一面大招長安富商家財，去接濟軍費。當時有一位官拜判度支的杜佑，想出各種苛刻的賦稅來，百般敲迫，民不勝苦。有一班軟弱的百姓，受不住官家的逼迫，使自己縊死。德宗又令度支官徧查都民積粟，硬借四分之一，先後共搜刮得二百萬緡。都城地方，人民十分驚慌，宛如遇了盜賊一般。第二年，德宗又改任趙贊做判度支官，又創立可例兩條：一條是間架稅，每屋兩架爲間，上屋抽稅錢二千文，中屋抽稅錢千文，下屋抽稅錢五百文。一條是除陌錢。凡是公私授受買賣財物，每錢一緡，須交官稅錢五十文。兩法同時頒行，禁止百姓逃稅；如有隱匿不報等情，除交官杖責以外，還要加罰。可憐百姓叫苦連天，皇帝毫不知道，祇把民